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七　是

聖天菩薩本　護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破根境品第五

復次如上所言後當廣破根境等者

我今當說根是了別境界所依將欲

破根先除其境境既除已根亦隨亡

世此羅云瓶衣等物唯色等成諸根

所行體是實有為破此計故說頌曰

於瓶諸分中　可見唯是色　言瓶全可見

如何能悟真

論曰汝宗自說眼等諸根各取自境

不相雜乱眼唯見色瓶通四塵豈見

色時全見瓶體此顯瓶體非眼所見

非唯色故猶如聲等豈不瓶體亦是

色耶我不言瓶體唯非色但言瓶體

非唯色成故所立因無不成失汝於

現事既有乖違而言悟真與何可信

如眼所見唯色非瓶香等亦然故次

頌曰

諸有勝慧人　隨前所說義　於香味及觸

一切類應遮

論曰鼻舌身根其境各異全取極體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二張　是　壹
義亦不成極非三根所取境界二
比量如前應知聲既非恒故此不說
類其色等聲亦應然如是一切極衣
車等皆非色根所取境界非定意識
取於外境必隨色根極等既非色根
境界意亦應尒若不尒者盲聾等人
亦應了別色等外境如是極等非根
所行皆是自心分別所起若言極等
與色等法體無異故眼等諸根如取
自境亦取極等是故諸根亦能漸次
取極等境若尒極等應是一切色根
所行即違諸根各取自境或一極等
體應成多或許諸根不取極等唯色
等體是根境故色等各別既非是極
如何合時成實極體若言極等衆分
合成見一分時言見極等如見城分
亦名見城此亦不然城非實故城體
是假衆分合成見一分時不名全見
極等若尒是假非真汝等云何執實
可見又見一分言可見者其理不然
故次頌曰
若唯見極色　即言見極者　既不見香等

應名不見甁

論曰若和合中有衆多分由一分故全得其名謂於一甁有色等分由見色故言見甁者所餘香等既不可見應從多分言不見甁亦不應言色體是勝甁一分故猶如香等色等於甁既無勝劣應從香等名不可見世間立名或從多分或就最勝色上全無香等有一是故甁等應從香等名不可見是則外色亦應非實是可見性是甁衣等不可見法一分攝故猶如香等世間共知甁色可見云何得立不可見耶世間所知隨自心變假說可見非外實色今遮心外實有可見故不相違不可見法無所有故應不可說所以者何可見無故名不可見無法都無如何可說可見之法以有體故可為他說此亦不然無體之法亦是說因若不尒者不可見言現應無有又見於色都無所益何故說色以為可見非不可見所以者何非由能見及不能見令色有異云何由見說色可見非由不見說不可見如甁

上色是可見故說稱可見稱上香等
不可見故亦應說稱為不可見其理
等故又眼見時說色可見眼不見時
亦應說色為不可見其理等故稱之
為色既有可見不可見義何故今者
偏破可見立不可見可見起執遮可見
故言不可見非立稱色為不可見又
色亦非全體可見如何由色而說見稱
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有障㝵諸色　體非全可見　彼分及中間
由此分所隔
論曰有障㝵色非全可見彼分中間
此分所隔如隔壁等所有諸色雖見
一分而不見餘故應如稱名不可見
於諸分中此分非勝餘分為多此應
從多名不可見麁色漸析末至極微
常有多分若至極微非色根境是故
諸色皆不可見豈不極微外面傍布
無所障隔相隣而住全可見耶衆微
捴相是假非實一一別相非色根境
有㝵極微面有彼此如何得立色法
實有全體可見雖諸極微捴相是假
一一別住實不可見然諸極微和合

相助不可分析面有彼此故一一微
其體實有全分可見此亦不然故次
頌曰
極微分有無　應審諦思察　引不成爲證
義終不可成
論曰極微亦爲餘物合故應如麁物
有分是假破常品中已辨極微有分
非實極微一一既不可見云何和合
相助可見若相助時不捨本相不應
相助若捨本相應非極微以相助時
若如本細應無助力應不可見若轉
成麁應非極微應假非實審思極微
由有㝵故有分非實不可全見是故
不可引證諸色實而可見如色由前
所說道理有分無實非色根境如是
一切有質㝵法皆衆分成非色根境
爲顯此義故復頌曰
一切有㝵法　皆衆分所成
論曰諸有㝵法以慧析之皆有衆分
相依而立析若未盡恒如麁事衆分
合成是假非實析之若盡便歸於空
如畢竟無越色根境諸可見者皆衆
分成世所共知並假非實細分障隔

不可全見極微相助理復不成諸有
㝵物皆可析之盡未盡時歸空是假
是故都無真實色法可見可聞可嗅
嘗等所詮色法既非根境能詮亦然
故次頌曰
言說字亦然 故非根所取
論曰一切所聞音聲言說漸次分析
至一字名此亦如前猶有細分復漸
分析乃至極微此非所聞猶有細分
復漸分析乃至都無析未盡來是有
㝵故常有細分是假非實又聲細分
前後安立互不相續體無合義非實
詮表非實可聞其理分明故復别
說若聲細分同時而生非前後立如
色細分薩羅羅薩如是等字同時可
聞義應無别如是已破色等五塵體
是實有色根所得
復次有說形色是眼所見今應徵問
如是形色為離顯色為即顯耶若離
顯者應非眼見離青等故如樂音等
若即顯者應如顯色亦非眼見前色
廣論又說頌曰
離顯色有形 云何取形色

論曰若離顯色別有形者云何依顯
而取形耶如離顯色有樂音等自根
取時不依於顯然依顯色而取於形
如遠見火知煖摇相是故形色決定
應非色根所取或非眼見若復有言
不依青等而取形者應如是破不動
顯處形色了別必色根境了別為先
緣形相故諸緣形相必色根境了別
為先如旋火輪形相了別或如闇中
形相了別有作是言形顯二色其體
各別能了異故如香味等現見世間
長等青等能了各異若尒世間諸大
造色與金銀等能了異故應有別體
因既不定宗義豈成或復云何取形
色者若形實有是眼所見云何依觸
而取形耶不見青等依觸而取形既
依觸而可了知應如溫等非眼所見
此因若言定依於觸而了形者依於
顯色應不了形若言依觸定了形者
觸風水等應亦了形此難非理我意
但言形可依觸而了知故非眼所見
不言形了依觸決然若尒顯色亦依
觸了應不可見如依觸故知火色等

此必長等差別所隔方可了知故所
立因無不定失所以者何若依於觸
了別青等定是此知非眼所見青等
共相此必長等差別所隔非親依觸
不可難言形亦應尒以形於觸無決
定故顯有決定故不相類如是已破
離顯有形即顯亦非故次頌曰
即顯取顯色　何故不由身
論曰形若即是青等顯色顯色如形
應由身取是則顯色身觸應知即是
形故猶如形色身觸知形不知其顯
故知顯色非即是形此意說形非即
顯色不同知故猶如樂音形若與顯
非即非離應如車等其體非真形體
若實如青色等應與顯色或即或離
又諸形類無別極微一一極微無長
等故離顯極微別有長等極微自性
難可了知形顯極微量既無別云何
離顯別有實形亦不可說一一極微
有長等相長等如麁體可分析何謂
極微又諸極微量無差別彼此共許
今說極微有長等相便違自宗汝所
學宗許極微量無差別故亦應信受

離顯無形若言極微雖無長等而由
積集成長等形即顯極微集成長等
何須別執有形極微又長等形非如
青等極細分析本相猶存故長等形
非色根境無實體故猶若空花若諸
極微非實長等如何積集成長等耶
汝許極微體非麁大云何積集成麁
大耶是故長等非實有性但是青等
積集所成

復次勝論宗中離色等外別立實有
同異性等彼由能依色等勢力為色
根境此亦不然前說色等非色根取
故彼亦非色根境界彼宗有說實等
要因麁德色德合故方見若無二德
應如極微及空中風雖有不見此亦
不然麁如長等析即歸無色非可見
並如前說如何因斯能見實等彼復
有說所依實等要由能依色故可見
如熱水中水覆火色雖有火實而不
可見即彼論中有破此說青等染色
染白衣時不見白色應不見衣不可
說言由見染色見染所依染所依實
與衣合故亦得見衣所以者何水火

二實既共和合由見水色即見於水

亦應由此見於火實彼宗二師俱不
合理且借彼一以破彼宗為破彼執
復說頌曰
離色有色因　應非眼所見　二法體既異
如何不別觀
論曰色所依實名為色因如是色因
若離青等應如味等非眼所見色與
色因性相若異如青黃等應可別觀
實既離色不可別觀應如色體無別
實性實之與色亦可別觀如見青黃
二解別故如是二解非色根識假合
生故如非實心
復次或勝論者作如是言諸色實有
而言聚色非實有故不可見者若執
一處有眾多色可有此過我說同類
處必不同故於一處唯有一色無此
過者此亦不然若色實有應不可見
無細分故如虛空等此因不定以色
性等亦無細分而可見故復云何知
離色體外別有色性復云何知色性
可見為破彼執故說離色有色因等
此中色性說為色因色智色言藉此

生故若此色性異色體一周遍一切
離青等處亦應可見離青等處既
不可見色性定應非眼所見有作是
言若執色性其體周遍容有此失我
說色性隨自所依各各不同無斯過
者此亦不然若色性等隨自所依體
不同者無青等處青等欲生有青等
處青等欲滅尒時色性與所依色其
處不同應各別立而汝不許云何無
過若言色性有遷動能轉至餘處或
復新起是即此性非一非常既許一
常體應周遍還同前失離青等處亦
應可見既不可見應非眼境豈不中
間或餘法上無了因故不可見耶何
名為了因謂形量差別若尒色性應
不可見所依諸色無形量故又此色
性應非眼見體周遍故如聲性等色
與色性體相若異應可別觀如青黃
等然此二種不可別觀是色是性故
無有異不可說言見而不了是色是
性二相差別色性相異應如青黃為
緣發生似己見故能見既同所見應
一故離色外無別色性既無色性離

色可見如何比量因不定耶餘聲性等隨其所應一一研尋例如前破復次勝論宗中說地水火有色觸故皆為眼身二根所得世間共許地等三大是眼所見身所覺故風唯身得以無色故此亦不然已破眼見當破身覺若隨世間共所許者身唯能覺觸德非餘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身覺於堅等　共立地等名
故唯於觸中　說地等差別

論曰世間身覺堅濕煖動便共施設地水火風是故唯觸名為地等非離觸外有別所依地等四實此義意言地等四實不離於觸身所覺故如堅等觸若執地等非觸所攝應如味等非身所覺若於堅等立地等名則無所諍體無別故若立地等是觸所依非即堅等違此比量頌中初半明地等大自相身覺即觸所攝後半明彼地等共相非觸所攝身不能覺唯是分別意識所知前色性等自相共相隨其所應類亦應尒復次地等諸大於燒等時無異相生故非根境如燒

瓶等於熟位中有異相生謂赤色等
此諸異相德句所攝離此無別實句
相生如何可言離德別有地等實句
身根所覺為顯此義故復頌曰
瓶所見生時　不見有異德　體生如所見
故實性都無
論曰瓶等燒時有赤色等諸德相起
現見異前除此更無實句瓶體與未
燒位差別而生瓶等實句若別有體
應如德句有異相起能燒所燒和合
等位既無有別實句相生應如空等
非實有性亦非色根所取境界但是
分別意識所知世俗諦收假而非實
復次外道餘乘各別所執麤顯境相
我已略遮今當摠破外道餘乘遍計
所執一切境相謂彼境相略有二種
一有質㝵二無質㝵有質㝵境皆可
分析有質㝵故如舍如林析即歸空
或無窮過是故不可執為實有無質
㝵境亦非實有無質㝵故猶若空花
又所執境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
無為諸有為法從緣生故猶如幻事
非實有體諸無為法亦非實有以無

生故譬似龜毛又所執境一二法上 廣百論釋卷第七 第十四張 是 邊
隨諸義門有衆多性若是實有應乎
相違復析歸空或無窮過又所執色
應非實色是所知故猶如聲等廣說
乃至所執諸法應非實法是所知故
猶如色等由此道理一切所執若有
若無皆非真實諸有智者應正了知
有無等境皆依世俗假立名相非真
勝義復次已破其境復為破根先破
餘乘故說頌曰
眼等皆大造　何眼見非餘
論曰眼等五根皆四大種所造淨色
為其自性故契經言謂四大種所造
淨色名眼等根此世俗言非勝義說
若執為實其義不成所以者何同是
造色何緣見用唯眼非餘未見世間
二法相似所起作用要乎不同豈不
諸根其相有異謂各能作自識所依
此果有異非相差別相既無別果如
何異用有異故其果不同現見世間
用殊相一如諸藥草損益用別堅等
相同相既是同用應非異又應諸根
即是大種生識用別名眼等根如即

堅等作用不同得藥草名種種差別
此不應然相用體一名有異故由見
等用有差別故即顯眼等相有差別
非有別用依無別相用既不同相必
有異故離大種別有義成若尒藥草
用既不同亦應離大別有其體許有
別體於義何違若如見等全離大種
義可無違然非全離何得無違若言
眼等性類雖同而相有異便違自宗
汝宗性類即法體相性類既同相由
何異不可一體有同不同二相差別
俱非假有如一色上無有青黃二相
差別若一法性可分二相於中一二
復應可分如是展轉應析至空或至
無窮常非實有又眼等根體由何異
由見等因有差別故豈非見等同用
大種以為其因云何有別若由大種
有差別故所生見等有差別者即應
依此差別大種眼識等生何用眼等
非唯大種是見等因如何可言彼無
異故見等無別復有何因謂善惡業
此業復由貪樂見等衆緣展轉差別
而生由此業故見等有異若多滿業

别感見等其義可然若唯一業招感
一身如何有異又色界身業無差别
唯眼味等一業所招彼界諸根應無
差别若言一業有多功能故所感身
諸根别者業與功能俱是作用如何
一用而有多用不言一用復有多用
但說一體有多功能由此功能發生
多果如同分眼體雖是一而能生識
及生自類假說可然實云何尒一即
是多理相違故若許一業有多功能
感多根者何不許業唯感一根能生
多識如是抑難於理何益又一根處
有損益時餘根亦應同有損益又若
一根身應鄙陋我不抑彼令唯一根
但欲推彼一業多用又業力故無有
諸根同時損益如地獄中雖有猛火
焚燒其身而彼有情諸根不滅又由
根處身相端嚴如青盲人形非鄙陋
又若一業能生多果以生别識證有
别根如是比量應不成立此有彼有
此無彼無但可成立差别功能不應
證有差别體相又即此業差别功能
何不能生差别諸識諸識生時業已

滅故無能生用若尒眼等應不從彼
業用而生若業所引習氣猶存能生
眼等何不從彼業引習氣諸識生耶
此不應然生無色界眼等五識應亦
現行業習所依識體有故立有色根
無如是失生無色界大種無故造色
亦無何緣生彼無大種耶離色貪故
即由此因損害識種故眼等識於彼
不生此不應然非於境界離貪欲故
能緣識種亦被損害勿於欲界得離
欲者或於三界得離欲者能緣彼識
畢竟不生若言所依由自地業所引
發故能生諸識身生色界於欲界境
應不能緣若尒應言生無色界無境
界故彼識不生何故不緣下地境起
若言於彼已離貪故不能緣者此先
已說先何所說謂生上地應不能緣
下地境界若即業種能生五識不應
根處有損益故識隨損益所以者何非
業習氣用彼為依彼變異故識隨變
異由現彼識有損益故今業習氣亦
有損益所以者何世間現有緣即心
境妄分別識能令餘法損益事成如

在夢心妄謂心等若不覺知根處損
益能依之識損益應無此中必有微
細覺受如是等類問荅無窮恐猒繁
詞故應且止諸法性相微細甚深淺
識之儔極難開悟且應隨俗說有諸
根非卒研窮能契實義故次頌曰

故業果難思　牟尼真實說

論曰此頌義言諸業眼等異熟因果
不可思議唯有如来能深了達非餘
淺識智力所行應隨世間且說為有
非暫思擇能會其真諸法實性內證
所知非世尋思所行境界若執實有
理必不然所以者何違比量故謂眼
非見如耳等根耳亦非聞如眼根等
鼻不能嗅如舌等根舌不能甞如鼻
根等身不能覺如上諸根一切皆由
造色性故或大種故或業果故又眼等
根皆有質㝵故可分析令悉歸空或
無窮過是故不應執為實有但是自
心隨因緣力虛假變現如幻事等俗
有真無

復次數論外道作如是言色等境界
皆二根取謂眼等見及內智知今應

審察見智於境為同一時為有先後
設許先後誰後誰先先後同時皆不
應理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智緣未有故　智非在見先　居後智唐捐
同時見無用
論曰見是智緣智隨見起若未有見
智必不生如生盲人無了色智是故
智起定非見先若居見後智即唐捐
見已了色智復何用汝宗法起必為
我須非但隨因任運起故若見已了
復須起智應一境上了了無窮若二
同時見應無用兩法俱有因果不成
如牛二角如苦樂等汝應不許見為
智因若智知境不由見生盲聾等人
應明了境又不應有盲聾等人以皆
分明了色等故又不應立五有情根
意獨能了色等境故
復次有立眼耳境合方知其理不然
故次頌曰
眼若行至境　色遠見應遲　何不亦分明
照極遠近色
論曰眼謂眼光是眼用故不離眼故
亦得眼名若無眼光行至色處何故

遠色見不淹遲如何月輪與諸近色
舉目齊見無遲速耶未見世間有行
動物一時俱至遠近二方由是因緣
應立比量照遠色見不至遠色照近
色見時無異故如近色見照近色見
不至近色照遠色見時無異故如遠
色見又若眼光至色方見極遠近色
應見分明與非近遠見應無異既有
差別故非至境非鼻等根於香味觸
有此遠近明昧不同由是比知眼不
至境於近遠境用差別故猶如磁石
又眼趣色先見不見二俱不然故次
頌曰
若見已方行　行則為無用　若不見而往
定欲見應無
論曰本為見色行趣於境其色已見
行復何為見已方行又違先立眼之
與耳境合方知亦不可言不見而往
眇無指的行趣何方如瞽目人所欲
趣向不定能至此亦應然不見而往
應無住期或於中間遇色便止期心
往者或果所求或由力竭中塗而住
如是二種理既不成更無第三故非

境合
復次有說眼根不合故見此亦不然故
次頌曰
若不往而觀　應見一切色　眼既無行動
無遠亦無障
論曰不合體無相無別故應見一切
或全不觀所以者何緣無差別從緣
有法差別不成豈不諸色由遠由障
而不見耶眼既不行何遠何障而令
不見若眼與色不合而見應無遠近
障無障殊不合之因無差別故有見
不見理不得成又極遠名無實有體
云何能㝵令見不生非二中間諸法
名遠彼於見用不能㝵故若執中間
諸法名遠㝵見用者遠障應同言眼
趣色亦有此過謂極遠名無實體等
執眼為常行趣於色實有此過所以
者何執眼無常行趣於色可言力竭
不至遠方若執眼常用無變壞行趣
於色過與前同行與不行二俱有過
故眼見色非行不行豈不光明助眼
令見光明被障故不見耶夜分遠望
珠燈中色既隔闇障應不能觀若言

眼根雖不至色然同磁石遠近用殊此亦不然疑難等故世間共見何疑難耶此亦不然真俗異故世間見俗汝執為真世亦不知不合而見如何可說與磁石同

前諸頌中雖正破眼亦兼破耳以義同故謂若耳根境合知者不應遠近一時俱聞聲從質来既有遠近不應一念同至耳根耳無光明不應趣境設許趣境過同眼根又聲離質来入耳聞亦不應理鍾鼓等聲現不離質遠可聞故若耳與聲無聞而取應如香等不辨方維若耳與聲不合而取應無遠近一切皆聞不合體無相無別故或應一切皆不能聞是故耳根聲合不合實取自境二俱不成

復次若執眼根能見於色應見自性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諸法體相用 前後定應同 如何此眼根
不見於眼性

論曰法體相用前後應同展轉相望無別性故眼若能見應如我思於一切時以見為體是則眼根不對境位

應常能見如對境時彼位色無而有見用應以眼體為其所觀若無色時眼不能見應有色位亦不能觀又若眼根以見為體應能自見如彼光明即違自宗根非根境若不自見應不見他如生盲人都無所見又汝宗言眼等色等諸法相用樂等所成相用雖殊其體無別眼即見色體即是自觀亦違自宗根非根境又眼見色稱實而觀色與眼根體真是一如能見色應見眼根既不見根應不見色不可眼色體實有殊勿違自宗同樂等性不應說眼不稱實觀勿違自宗現量所攝若言自見世事相違此亦不然體用別故若言見用即是樂等青等亦然應不可見若言根境其體有殊便違自宗俱樂等性不可一性有衆多體轉變亦然不離性故若言其體即別即同除汝巧言誰能說此根境體一見境非根如是宗言極難信解如破眼見耳等例然根境皆同樂等性故又應一境一切根行亦應一根行一切境是則根境安立不成故不

應言諸根實有
復次鵂鶹子言我宗根境其性有異
不同彼失所以者何眼等五根隨其
次第即是火空地水風實眼見三實
謂火地水及見於色身覺四實謂除
其空兼覺於觸耳唯聞聲鼻唯嗅香
舌唯嘗味故我師宗不同彼失若尒
根境有異有同異且可然同如彼失
眼等火等其相不同如何五根五實
為性地水火實異青等故非眼所觀地
水火風若體異觸應非身覺是故汝
宗亦有多過又彼宗執眼色意我四
法合故能見於色此亦不然故次頌曰

眼中無色識　識中無色眼　色內二俱無
何能合見色

論曰眼色識二各別無二非和合故
無見用生三法合時與別無異如何
可執有見用生有小乘說此難不然
誰言合時與別無異諸法一一雖各
無能而和合時相依有用若和合位
有異相生與前不同應非眼等若和
合位無異相生與前既同應無見用
若言同類有異相生此亦不然理相

違故類之與相其體不殊如何可言
類同相異同異二義互相乖違而言
體一必不應理若眼等三能生見用
尒時見用應亦生三不可同時有因
有果而三起見非見起三一刹那中
彼此俱有如何相望有因非因又應
同時無因果義果體已有豈復須因
若不同時應許先後同時不立先後
豈成果時無因果是誰果因時無果
因是誰因若尒應無一切因果尚不
許有況立其無而說種種因果不同
此世俗言非為勝義正破外道兼破
小乘故此頌中唯破眼等我或已破
故不重論如破眼等合故見色耳等
亦應隨義而破

復次耳所聞聲能成名句詮表法義
勝色等塵故於此中重審觀察今知
詮表俗有真無為所聞聲能詮表義
為不尒耶若尒何失初且不然故次

頌曰

所聞若能表　何不成非音

論曰所聞與音聲之異目俱能顯義
表即是詮此中顯示聲不能詮設許

能詮便失聲性以聲自相定不能詮
無分別識所了知故如餘自相又聲
自相定不能表所欲說義同喩無故
如不共因聲之共相非耳所聞一一
皆依多法成故有細分故如非實等
此若能詮便失聲性非所聞故猶如
樂等非離聲性別有所聞猶如色等
非聲性故後亦不然故次頌曰
聲若非能詮　何故緣生解
論曰若所聞聲不能詮表不應由此
名句智生唯句與名能詮表義故於
此處不說文身又若語聲不能詮表
應同餘響非義智因若尒不應聞聲
了義聞既了義應是能詮豈不意識
耳識後生依所聞聲假立共相此能
詮表引義智生意識生時聲爲耳識
二俱已滅共相何依聲體既無誰之
共相若謂念力追憶前聲心等依之
假立共相應心心法各別所緣不隨
心緣應非心法若謂共相不要依聲
唯分別心假想建立如何此相唯屬
於聲若言因聲而得起者耳根識等
豈非此因又耳識生不緣共相如何

定作立共相因若言如色見已便增
此亦同疑不可為諍若言諸法功力
難思既尒云何強立共相若言二相
同條一聲自相先聞後意俱了聲相
既異體云何同心相既殊體亦應別
不可意識二相合緣念唯記前所取
相故若聲共相念不由聞自相亦應
不聞而憶二先別了後可合緣別了
既無合緣豈有是故共相非實能詮
亦非音聲定不能表雖廣諍論而理
難窮應止傍言推尋本義
復次執聲與耳合不合聞多同色破
又聲為耳合故能聞理必不然故次
頌曰
聲若至耳聞　如何了聲本
論曰本謂說者聲起源故若聲離本
来至耳聞如何得知能發聲者既了
發處聲必不来亦不應言耳往聲處
用無光質何以知行又詮表聲不可
全了所以者何故次頌曰
聲無頓說理　如何全可知
論曰名句細分漸次而生耳不頓聞
如何全了亦不應說追念故知念必

似前具如先辨不可離念卒尒能知
應不藉聞意別能了若尒聾者應自
了聲或能說人言音無用若言聞聲
次第緣力引故全了此亦不然次全
了心不必生故若言全了必次聞生
此亦不然天耳通後必隣定心方全
了故又餘意識從聞聲後亦經多時
方全了故不可執有實詮表聲先耳
能聞後意能了但是虛妄分別識心
變現言音謂為詮表
復次應審推徵聲名何法其體實有
是耳所聞若尒不然故次頌曰
乃至非所聞　應非是聲性　先無而後有
理定不相應
論曰未來聲體非耳所聞眼等五根
取現境故則未來聲應非聲性非所
聞故如色等塵若未來聲為現同類
現可聞故彼亦名聲應現在聲為彼
同類彼非聲故現亦非聲又從未來
流入現在現可從彼說為非聲未來
不從現在流入如何由現說彼為聲
若現可聞是聲性者應此聲性本無
而生則違汝宗先有聲性聲性先有

應非始生既非始生後應無滅無生無滅聲性應常又過去聲應非聲性非所聞故如未来聲若未非聲流入現在現是聲故說彼為聲應現在聲流入過去過非聲故現亦非聲若尒則應三世聲性相待而立皆非實聲又現在聲從未来至得名生者應過去聲從現在至亦說名生則過去聲應名現在後應更滅若過去聲從現在至得名滅者應現在聲從未来至亦說名滅則現在聲應名過去後應不滅未来無二應說為常有滅有生應名過現如是推徵聲性散壞色等亦尒如理應思

復次有數論者作是執言心往境處方能了別此亦同前根往境破又不應說心離於根獨能了境故次頌曰

心若離諸根　去亦應無用

論曰心若離根定不能了色等諸法去亦唐捐若不待根心獨了境盲聾等類應了諸塵或復應無盲聾等類此前已辯無假重論又養諸根心則明利是故決定心不離根有執內心

其體周遍用依各別往所了塵用即
是心現境行相起即了境去復何為
不可執言別現別了勿現色等了聲
等塵又心不應離用趣境汝執體遍
行趣何方又不應然故次頌曰
設如是命者　應常無有心
論曰心若趣塵體則不遍心常往境
我應無心然微細心身中恒有睡眠
悶等諸位常行有息等故夢可得
故勞倦增故引覺心故任持身故觸
身覺故又若內身恒無心者如死屍
等害應無愆供應無福則為空見外
道應同有執心體不遍不行但用有
行亦同此過心用心體不相離故又
若心體往趣前塵有觸內身應無覺
受應勤思慮不損內心若執其心非
自境合應如餘境亦不能知應一二
心知一切境或二一境一切心知如
是諸宗執實根境皆不應理應信非
真豈不大乘亦同此過設許少實與
過應同若尒應無世間諸事想顛倒
故謂彼非無想者是何而由顛倒令
謂世事是有非無想謂想蘊故次頌曰

令心妄取塵　依先見如焰　妄立諸法義

是想蘊當知

論曰初心生時取青等相如立標幟
為後憶持取越色根所行境相故名
為想由此想故後時能憶境相分明
雖一切心皆有其想而果位勝故說
依先以後分明顯先是有此想妄立
一切世間有情無情諸法義相如依
陽焰有水想生誑惑自心亦為他說
由此妄想建立根塵及餘世間諸事
差别為顯此想依多法成是假非真
故說想蘊又顯世間法義差别皆由
想立故說當知豈不五識緣實有塵
隨五識行意識亦尒想與諸識境界
必同何得定言想為顛倒誑諸識
緣實有塵而妄為難故次頌曰

眼色等為緣　如幻生諸識

論曰如諸幻事體實雖無而能發生
種種妄識眼等亦尒體相皆虛如矯
誑人生他妄識想隨此發境豈為真
根境皆虛如先具述此所生識亦復
非真所現皆虛猶如幻事非諸識體
即所現塵勿同彼塵識無緣慮亦不

離塵別有識體離所現境識相更無是
如何可言識體實有如有頌曰
彼能緣諸識　非即所現塵亦不離彼塵
故無相可取
有說幻事皆實非虛呪術功能加木
石等令其現似車馬等相此相或用
聲等為體或體即是識之一分為破
彼救故次頌曰
若執為實有　幻喻不應成
論曰若幻是實聲等為體如餘聲等
應不名幻若言幻事迅速不停如化
所為故說名幻此亦不然體既實有
如餘聲等何不名真迅速不停亦非
幻相勿電光等亦得幻名若言誑惑
世間名幻幻相非虛何名誑惑若言
能生常等倒故即應餘法亦得幻名
又不應言幻是識分非解了性豈即
是心或應異名說唯識義應信諸法
皆不離心如何一心實有多分或應
信受識體非真若識是真而許多
分應一切法其體皆同若識體一而
現二分如陽焰中現似有水則不應
言幻是識分其體實有識無二故非

所執水是陽焰分如何喻識體一分
多若尒大乘說何為幻我所說幻如
世共知覺慧推尋諸幻事性實不
可得言豈能詮故一切法皆如幻事
其中都無少實可得如有頌言
以覺慧推尋 諸法性非有 故說為無性
非戲論能詮
是故諸法因緣所生其性皆空猶如
幻事若法性空而現似有何異窮索
籠繫太虛法性理然没何驚異世事
難測其類寔繁為遣斯言故次頌曰
世間諸所有 無不皆難測 根境理同然
智者何驚異
論曰如一思業能感當來內外無邊
果相差別極善工匠所不能為是名
世間第一難測又如外種生長芽莖
無量枝條花葉根果形色間雜嚴麗
宛然是名世間第二難測又如婬女
身似糞坑九孔常流種種不淨而貪
欲者見發婬情是名世間第三難測
又如花樹名曰無憂婬女觸之衆花
競發枝條垂拂如有愛心是名世間
第四難測又如花樹名好樂音聞作

樂聲擧身搖動枝條裊娜如儛躍人

是名世間第五難測又如花樹名好鳥
吟聞鳥吟聲即便搖動枝條裊娜如
喜抃人是名世間第六難測又如生
上經無量生退下生時便求母乳騰
躍嬉戲寢食貪婬是名世間第七難
測又如欣樂無上菩提應正勤修微妙
善法而行放逸撥法皆無是名世間
第八難測又如厭捨迫迮居家至道
場中而營俗務貪著財色無悔愧心
是名世間第九難測又如淨定所發
神通妙用無邊不相障导隨心所欲
一切皆成是名世間第十難測如是
難測世事無邊根境有無方之甚易
世俗故有勝義故空諸有智人不應
驚異為顯諸法俗有真空故於品終
復說頌曰
諸法如火輪 變化夢幻事 水月彗星響
陽焰及浮雲
論曰如旋火輪變化夢等雖現似有
而實皆空諸法亦然愚夫妄執分別
謂有其體實無離妄執時都無所
見如淨眼者不覩空花無為聖智所

見乃真能緣所緣行相滅故如是善

順契經所言有為識心所行非實是
故根境皆俗非真由識所行如火輪
等諸外道輩所見非真由執有無如
眩瞖等欲求聖智除妄契真應順如
來圓淨法教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